

欧洲共产主义

对东西方的挑战

沃尔夫冈·莱昂哈德著

人民出版社

欧洲共产主义

对东西方的挑战

〔德〕沃尔夫冈·莱昂哈德著

张连根 吴衡康 吴增华译

人 民 出 版 社

Wolfgang Leonhard
EUROKOMMUNISMUS
Herausforderung für Ost und West
C.Bertelsmann Verlag
München 1978

根据慕尼黑贝特尔斯曼出版社1978年德文版译出

欧 洲 共 产 主 义
对东西方的挑战

〔德〕沃尔夫冈·莱昂哈德著

张连根 吴衡康 吴增华译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六 〇 三 厂 印 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14.25 印张 293,000 字

1980 年 10 月第 1 版 1980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4,500

书号3001·1762 定价 1.20 元

(只限国内发行)

译者前言

本书作者沃尔夫冈·莱昂哈德 1921 年生于维也纳，1935 年迁居苏联，1943 年起从事反希特勒德国的进步活动，1945 年随乌布利希一行回到柏林。1945 至 1949 年是卡尔·马克思高级党校讲师，1949 年 3 月因反斯大林而逃往南斯拉夫。他的著作有《革命抛弃了它的孩子们》、《是一次革命的前夕吗？苏联共产主义的未来》、《什么是共产主义？一种思想体系的变化》等。他现在是美国耶鲁大学教授，专门研究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本书主要叙述当代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分化，欧洲共产主义的产生及其发展，它的重要思想和理论家，它对东西方的战略影响及其意义等。作者扼要地介绍了欧洲共产主义各党，包括西欧、北欧以及日本、澳大利亚、委内瑞拉等共产党的历史与现状；指出了欧洲共产主义党与苏联共产党的区别，以及与社会民主党的区别。作者认为欧洲共产主义党是一个派别，是左翼党；其主张不是一种策略，而是一种新的方针路线。

作者归纳欧洲共产主义党有下列几个特点：一、主张独立自主和平等关系；二、坚决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摒弃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三、主张与其他力量结盟，不要求领

导地位；四、反对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统一的世界观；五、对苏联和东欧国家持批评态度；六、主张多党制；七、放弃列宁主义的建党原则；八、执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对这些特点以及欧洲共产主义的理论，我们应该本着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本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立场来加以研究和评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没有统一的中心，社会主义道路也没有一个共同的模式。革命的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本书资料比较丰富，为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供了不少材料，现将全书译出，以供参考。

目 录

译者前言	1
第一部分 欧洲共产主义的现状	1
第一章 欧洲共产主义的一些重要思想	1
第二章 西方对欧洲共产主义的不同评价	20
第二部分 欧洲共产主义的产生和发展	33
第一章 斯大林时代的欧洲共产主义	33
第二章 斯大林主义的危机和世界共产主义开始 分化	61
第三章 南斯拉夫——今天欧洲共产主义的基石	69
第四章 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对欧洲共产主义 的影响	90
第五章 莫斯科北京冲突阴影笼罩下的欧洲共产 主义(1957—1967)	114
第六章 欧洲共产主义者与“布拉格之春”	132
第七章 欧洲共产主义突起为一支独立自主的力 量(1970—1976)	164
第八章 欧洲共产党东柏林最高级会议的筹备和 举行及其影响(1975—1977)	186
第三部分 欧洲共产主义党：独立自主和新方针 的模式	216

第一章	意大利共产党：二十余年的变化过程	216
第二章	法国共产党：后起的“法国色彩的社会主义”	242
第三章	西班牙共产党：在反对亲苏分裂集团斗争中的新道路、新方针	281
第四章	欧洲其他国家的欧洲共产主义党	312
第五章	欧洲以外的欧洲共产主义者：日本共产党、澳大利亚共产党和委内瑞拉社会主义运动	366
第四部分	欧洲共产主义是对东西方的挑战	395
第一章	对东方的挑战	396
第二章	对西方的挑战	423
第三章	欧洲共产主义是策略还是新方针？	441

第一部分

欧洲共产主义的现状

第一章 欧洲共产主义的 一些重要思想

一个新词的产生

“欧洲共产主义”一词是意大利米兰《新报》编辑、非共产党人记者弗拉内·巴尔别里于1975年提出的。他说：“据我回忆，1975年6月26日，我为《新报》撰写的社论《勃列日涅夫的结算期已到》中，首先使用了这个字眼。我在社论中写道：‘近来，圣地亚哥·卡里略阐明的欧洲共产主义这一思想越来越定型了。它以西欧集团为支柱，而不那么符合莫斯科的战略意向’……”^①

除弗拉内·巴尔别里外，都灵《新闻报》主编阿里果·莱

^① 曼弗雷德·施泰因屈勒：《欧洲共产主义的起源和概念》，与弗拉内·巴尔别里的谈话，载《德国文献》杂志，科隆，1977年4月，第4期。

维也被认为是欧洲共产主义一词的初创者^①。另一些人称天主教哲学家奥古斯特·德拉·诺切为欧洲共产主义一词的发明人^②。

此后，世界报刊和专题讨论几乎都使用了这个名词。这一迹象说明，人们长久以来就在寻找一个词汇，用以标明共产主义一个重要的新派别，这个派别同莫斯科分道扬镳，宣布开始用新的方法实现社会主义的新目标。

这一派别早在五十年代已崭露头角，至六十年代，专家们大多称它为“自治主义”或“改良共产主义”。五十年代中期，博里斯·迈斯纳就为这一派别提出了“改良共产主义”这个名称，并指出这一派别不同于民族共产主义，它不仅旨在实现自主和独立，而且旨在塑造一个更自由的未来社会^③。

七十年代中期出现的欧洲共产主义这一名称很快广为传播。欧洲共产党人自己——开始虽然有点犹豫——也接受了这个名称。意大利和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首先使用了，“后来瑞典和南斯拉夫共产党人也使用了它，但总带着某种保留。他们指出，这个名称不能完全符合现实。

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恩里科·贝林格声明说，“欧洲共产主义”这一名称虽然不是意大利共产党人创造的，但它的广泛流传表明，在西欧各国采取新的途径，以便按照社会主义本义

① 参阅《什么是欧洲共产主义？》，载《新闻周报》，贝尔格莱德，1976年12月26日。

② 参阅阿尔冯斯·达尔马：《意大利共产主义》，载《欧洲共产主义文集》，苏黎世1977年版，第7页。

③ 博里斯·迈斯纳：《莫斯科的正统派和改良共产主义》，载《现代世界》，杜塞尔多夫—维也纳，1970年第2期。

改造社会的要求有多么热切啊！^①

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圣地亚哥·卡里略也指出，欧洲共产主义一词虽然漏洞很多，但作为共产主义一个新派别的标志却在公众舆论中广为流传。欧洲共产主义者面临的任务是，“在适合今天的历史水平上着手解决民主和社会主义问题。”“西欧各国社会主义力量的胜利，既不意味着苏联国家权力的增大，也不意味着苏联一党制模式的扩张”。这将是一种较为发达的社会主义的经验，这种社会主义“对今天社会主义各国的民主发展具有积极的影响”^②。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书记斯塔奈·多兰茨阐明说，欧洲共产主义是一些共产党摆脱过时思想的解放过程^③。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的目标“同欧洲共产主义几乎是一致的”^④。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主席团委员，三十多年来在南斯拉夫领导层中一直是铁托的最亲密的同事爱德华·卡德尔认为，西欧各国共产党已认识到，它们不应成为集团的工具，而应是“本民族的独立主体”。因此，它们走“一条独立的道路”。虽然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并非在一切问题上都同这些党的每种观点始终一致，但“欧洲共产主义是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十分重要、几乎具有决定意义的现象”^⑤，这一点是肯定

① 恩里科·贝林格：《1976年6月30日在东柏林召开的欧洲共产党会议上的发言》。

② 圣地亚哥·卡里略：《欧洲共产主义和国家》，汉堡—西柏林1977年版，第8—10、42、111—113页。

③ 《团结报》，罗马，1976年12月31日。

④ 《弗兰克福评论报》，1977年6月6日。

⑤ 爱德华·卡德尔：《幻想中的革命者和可能中的现实主义者》，载《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贝尔格莱德德文版，1977年第5期，第54—87、26—77页。

无疑的。

瑞典共产党主席拉尔斯·韦尔纳说，欧洲共产主义这个名称虽然不是共产党人发明的，“但我们并不为它感到羞愧”。欧洲共产主义并不表现为一个集团，但它确实表现为下述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欧洲的资本主义工业国以及澳大利亚和日本的一些共产党赞成这样一种社会主义社会，“在这种社会里，民主主义出现于一切社会生活领域，工会依然是享有罢工权利的自主力量，反对派的一切民主自由都得到保障”^①。

使用“欧洲共产主义”这一概念确实是相当欠妥的。虽然有必要用它来表达世界共产主义内部一种新的现象，但它不能精确地概括这一新派别的范围和内容，其主要原因如下：

一、“欧洲共产主义”这一概念可能给人这样一种印象，似乎欧洲的所有共产党人都拥护它。但事实并非如此。即使在欧洲也只有一些共产党拥护它，而其余的党依然追随苏联路线。

二、“欧洲共产主义”这一概念说明的是一个纯欧洲现象。这就不确切，因为欧洲共产主义还包括比如日本共产党这样一些欧洲以外的共产党或共产主义派别。它们通常是一些处在具有基本民主制度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工业国里的共产党。

三、“欧洲共产主义”这一概念还可能给人这样一种印象，似乎它是一个固定的组织，有一个公认的中心和一条大家必须遵守的总路线。而情况并非如此。苏联这一派的代表经

^① 参阅兹德内克·赫兹拉：《斯堪的纳维亚的左翼社会主义者》，载《维也纳日记》，1977年第5期。

常碰头制定共同的总路线，而欧洲共产主义却与此不同，它并没有一条必须遵守的总路线。欧洲共产主义的派别是这样一些共产党，它们的思想在许多点上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但这些思想又有很大的自主性。

它们的代表至多进行双边会晤，有时也发表关于共同目标的公报，但这些公报也完全可以阐述各党不同的道路和目的。特别是在当前的内外政策问题上，可能根据各自国家的情况而有着不同的侧重面。

欧洲共产主义者的共同目标

七十年代末，欧洲共产主义者的共同信仰可以归纳为以下八个决定性的论点：

一、自主和平等：欧洲共产主义者一致否认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存在一个统一的中心。他们反对思想上必须遵守一条总路线，反对统一控制的中央机关报和教科书。欧洲共产主义认为，这些形式已经过时，不再适应各国共产党所处的不同条件。他们否定苏联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总思想，认为它实际上是用统一来为听命于苏联作护符。相反，欧洲共产主义者提倡“多样化中求统一”的原则，提倡每个共产党有权独立地根据本国的传统，以及本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特点来决定和执行自己的政策。

共产党之间的关系——执政的共产党之间和非执政的共产党之间的关系——应该在绝对平等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加以发展。欧洲共产主义者不搞忠于莫斯科共产党人那种“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而使用“国际团结”这一概念，其意思是

在平等、独立和自主的基础上各国共产党自愿达成协议。欧洲共产主义者批评莫斯科所主张的世界共产党会议，因为这类会议通常总要制定一条统一的总路线和统一的意识形态，而欧洲共产主义者自己则争取对话和交流经验，同时又不承担任何义务。而且他们还认为，总路线之类的东西会使共产党人脱离其他的社会主义力量和民主力量而遭孤立。欧洲共产主义者主张共产党人、社会党人、社会民主党人和其他进步力量共同会晤。在这方面，他们特别强调同进步的基督教、天主教势力以及自由派力量进行合作。

二、通往社会主义的民主道路：欧洲共产主义者在彻底性和鲜明性上都不相同，但都反对苏联搞暴力革命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他们主张依靠人民的大多数沿着民主道路通往社会主义。

欧洲共产主义者认为，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并非在任何时代和任何国家，特别在具有民主传统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都是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必须遵守的模式。在工业化的国家里，今天的条件已迥然不同，因此也绝对不可能把1917年俄国的经验套用到其他国家和其他时代去。与过去迥然不同的社会状况，迥然不同的社会关系和阶级力量，迥然不同的民主传统意识，这些都要求过渡到社会主义必须采用新的形式。

沿着民主道路通往社会主义的思想，其内容首先是承认多党制，即一切政党和派别的活动都不应受到限制，并且定期举行直接和无记名的普选。这意味着对议会制度作新的解释。正如列宁过去一再宣称的那样，不能把议会机构单纯用

来当作批判资本主义弊病和宣传社会主义的讲台，而应该把它看成是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机构，它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和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中都应起巨大的作用。

然而，在明确主张沿民主道路通往社会主义的同时，也应经常同社会民主党的思想划清界线。欧洲共产主义者认为，社会民主党人主张的改革，仅仅限于铲除资本主义的过分恶劣的弊病，而不改变社会本身。相反，欧洲共产主义者则声明，沿着民主道路通往社会主义包含着根本改变社会的内容。因此，人们不能幻想这是一个平静的、毫无震动的渐进的过渡。欧洲共产主义者认为，沿着民主道路通往社会主义既意味着公开放弃过去共产党通过暴力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想法，也意味着同社会民主党宣扬和实施的皮毛改革划清界线。在欧洲共产主义者看来，通往社会主义的民主道路就是以多数人的赞同为基础，在议会制许可的范围内，完成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欧洲共产主义党各自对这一过渡的细节作了不同的解释。意大利共产党往往把这一过渡时期称作结构改革时期。法国共产党说，这是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发生符合“进步民主”精神的深刻变化的时期。西班牙共产党在其1975年发表的纲领中则把它说成是一个“政治民主和社会民主时期”。在这个过渡时期内主张采取的措施，在各国也大相径庭。大多数党把这种过渡的中心目标在纲领中规定为排挤和逐步战胜大垄断所有制，即大垄断企业、大私人银行和大保险公司。但欧洲共产主义者不准备实行国有化，即由官方领导实行企业国营，而是准备逐步完成全民化来达到这点。全民化的企业

应该分散下放,并由民主选举的机构加以领导,职工应该参加到领导班子中去起决定性作用。这种经济变革不应涉及中小私人企业。对大地产和土地投机应同样地加以限制,并最后战胜之,但农民的财产仍应保留。有趣的是:某些欧洲共产主义党也规定在其他领域——包括宣传工具,文化部门,科学和教育事业的领导——实行变革。但各国在这方面强调的重点却有所不同。

三、共产党实行广泛结盟的政策而不要求“领导地位”:欧洲共产主义者认为,只有在互让、对话和自主的基础上同世界观不同的其他社会、政治力量实行广泛结盟的政策,才能沿着民主道路通向社会主义。

同亲苏的共产党所主张的结盟政策之间的主要差别是:各国共产党中的亲苏派在执行这一政策时,始终要求共产党居于领导地位。因为据说共产党由于信奉马列主义而对事物有较深刻的洞察力,因此在贯彻共同纲领中,应该而且必须以自己的活动和毅力去赢得领导地位。这样,其他结盟伙伴必然从属于共产党。欧洲共产主义者放弃领导地位,并在这样的结盟中把自己的党看成是其他政治派别和组织的平等伙伴。意大利共产党领袖恩里科·贝林格声称:“如果我们准备依靠人民大多数,并在人民大多数拥护下沿着民主道路通往社会主义,那就不仅会产生一种新的结盟政策,而且还会产生政治关系的某种体系。”

欧洲共产主义者的根本特点在于摒弃亲苏派共产党人惯常使用的简单化的阶级公式。例如许多欧洲共产主义者反对使用“中间阶层”这一含糊概念,主张对极为不同的阶层的人

民和社会力量作确切的分析，并把重新划分后的这些阶层的人民和社会力量吸收到结盟体系中来。欧洲共产主义者经常强调说，不但要争取同左派结盟，而且也要争取同政治上处于中间状态的派别结盟。例如，意大利共产党人就争取同天主教民主党人、社会党人、共和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进行合作，并同他们取得谅解。他们着重宣称，不再提出左的方案，而愿意提出民主的方案，好让共产党人和天主教民主党人之间作“历史性的妥协”；其目的不是要使信仰天主教的工人脱离宗教和教会，而是要使天主教会和天主教的政治势力在地位上得到明确的承认。此外，日本也有类似的情况，日本共产党争取建立一个包括共产党人、社会党人、社会民主党人和公明党人的广泛联盟，而公明党就是一个以佛教信仰为基础的进步的中间党派。

四、开放马克思主义，承认对话：平等的结盟政策，要求对马克思主义采取一种新的立场。欧洲共产主义者尽管旗帜鲜明的程度和步子各不相同，但实际上都反对把苏式马克思列宁主义当作统一的世界观。因为苏联的意识形态完全是以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学说以及苏联的著作家对它们的解释为基础的，并且要求它们成为对过去、现在和将来所有民族都合用的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的唯一科学。

欧洲共产主义者反对这种唯我独尊的要求，因此他们摒弃“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词，而提“科学社会主义”；这个提法本来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使用过的。他们不要求在意识形态上对他们的各项措施加以论证和辩护，他们也不要求入党要取决于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信仰。他们利用苏联和东方集团加以

严禁的大批其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作家，来发展马克思主义。他们重视对科学社会主义提出不同问题的自由讨论。在欧洲共产主义者的杂志中，经常把很不相同的、有时甚至完全对立的观点加以扩散。这也为同基督教建立崭新的关系创造了前提。

欧洲共产主义者摒弃“意识形态斗争”一词。他们放弃必须信仰无神论的要求，把无神论当作上一世纪由历史所决定的时代现象。他们主张与不同的世界观进行平等的对话，旨在相互学习。这方面根据各国的具体情况，所选择的对话伙伴也各不相同：欧洲共产主义者在西班牙、意大利和法国首先进行共产党与天主教的对话，日本共产党主张同佛教徒进行类似的对话，澳大利亚和瑞典共产党则主张同新教教会进行类似的对话。

五、对苏联和东欧持批评态度：欧洲共产主义者反对盲目地美化苏联领导和东方集团其他国家领导所作出的一切变革、措施和声明，并反对把这些当作自己政策的基础。这确是不同于苏联共产主义的最重要区别之一。亲苏各党把苏联及其东方集团盟国的状况说成是“现实社会主义”，把它当作必须遵循和付诸实现的唯一的社会主义模式。欧洲共产主义者则相反，他们虽然赞扬 1917 年的十月革命，赞扬苏联作为第一个国家建立社会主义新社会的尝试。但他们反对把苏联的全部发展说成是榜样，反对把在东方实现的制度表彰为社会主义唯一有效的模式。因此，欧洲共产主义者也批评东方的经济和政治权力的过度集中和官僚化。他们责怪苏联对斯大林主义剖析不够，克服不力。他们指责东方国家现行政策片